

中国儿童文学获奖者自选文库

小狐狸 的新式汽车

葛 冰



華夏出版社

中国儿童文学获奖者自选文库

小狐狸的 新式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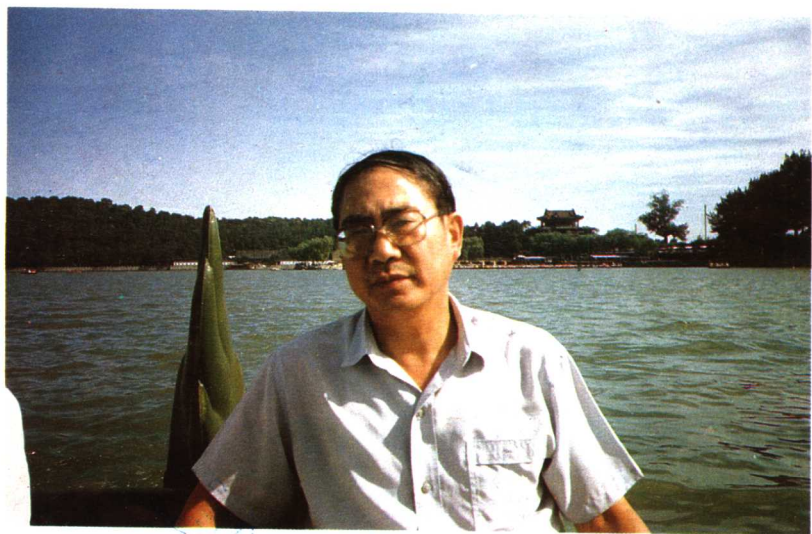
葛冰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418
5

华夏出版社



葛 冰 北京人,1945年生,做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后到出版社工作,写过小说、童话、剧本等,迄今已有三百余万字作品。短篇小说集《绿猫》获中国作家协会 1986—1992 优秀儿童作品奖。有数十篇童话获过各种奖。作品曾被改编为电视剧、长篇系列动画片等。现为副编审、中国作协会员。

作者的话

不知别的作者是否喜欢再看自己写的作品，直言不讳地说，我很喜欢。

这不仅仅是敝帚自珍，自己花费了劳动和心血，而是那里有我的情感，喜怒哀乐，童年的种种向往和追求，是我建设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可以无拘无束，任意驰骋，可以尽情放纵自己的天性。这个天地应该有什么，涂什么颜色，设计什么奇形怪状，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在这里，大人也可以做些自己童年来不及，现在又不好意思做的淘气事。我愿意在这个世界里塑造我所喜欢的、向往的东西，给孩子们带来欢乐。

这本作品集中选的六篇小说、十一篇童话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也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喜欢。



目 录

绿猫	(1)
勿忘我	(11)
一只神奇的鹦鹉	(25)
猴精	(39)
魔力	(53)
蓝盒子里的小怪蛇	(65)
调色盘市长和绿毛驴	(77)
逆反肥料水	(86)
万能投影机	(93)
舞蛇的泪	(99)
大脸猫的蓝色电话机	(106)
小狐狸和爆米花机	(116)
半粒神奇的药丸	(125)
小狐狸的缩小机	(137)
米索和万能还原剂	(148)
小狐狸的新式汽车	(163)
蓝皮老鼠大脸猫 (一)	(173)
蓝皮老鼠大脸猫 (二)	(189)
主要作品获奖情况	(212)

绿 猫

苏苏看见了一只绿猫，一只全身翠绿的猫。

那是下午上学时，阳光亮晃晃地烤着地面。灰墙、绿树、红楼，仿佛都闪着白光。

苏苏沿着马路踢着一只被扔弃的废塑料杯，他很讲究姿势，用脚勾，用膝盖磕，用胸脯挺，用头顶……他的海魂衫背心湿漉漉的，红扑扑的脸蛋冒着热气。

周围太安静了，只有远处卖冰棒的老太太那似睡非睡的叫卖声。苏苏不甘寂寞，嘴里哼起一支没有词儿的歌子：“登登登登……登登登……”他唱得蛮来劲。突然，歌子卡壳了，苏苏张开的嘴停在半空中，眼睛一下子睁得核桃大。他看见，前面五米远的地方，水泥方砖铺的便道上，有一只绿色的猫。苏苏怀疑自己得了色盲症，他使劲用手揉了揉眼睛，又胡乱捏了捏鼻头。没错，天是蓝色的，短裤衩是灰色的，水泥砖是灰白的，旁边的槐树是绿的，还有那只猫，也是绿的，披散的毛在鲜亮的阳光下，绿莹莹的直晃眼，凸起的鼻尖是个小绿包，甚至翘起的胡子都是绿的。绿猫简直像一座雕像，一动不

动地盯着他。苏苏使劲地拧了一下自己的屁股，好疼哟，他龇牙咧嘴地直吸溜鼻子，这不是梦！

“喵……”绿猫叫了一声，这是地地道道的猫的声音。苏苏脑瓜里涌出一个念头：捉住它。

绿猫，苏苏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怎么捉住他呢？苏苏动也不敢动，脑瓜却飞快地转着……

“别动，我给你巧克力吃。”苏苏极力装出笑脸，亲切地招呼它。他忘了猫是不懂人话的，而且最感兴趣的，也不是他自己爱吃的巧克力。

“喵……”绿猫似乎不耐烦了，躬起了背，扭着脑袋想走了。苏苏急了，他顾不得多想，一下子把书包从脖子撸下来，使劲扣过去。“哗啦啦”书包撞在水泥地上，铅笔盒、本子全散落出来。猫跳开了，像一只绿色的球，往前滚去。苏苏拚命地跟上去，边跟边脱下球鞋，噗！噗！像两颗手榴弹似地甩了出去。可惜连猫毛也没沾上，眼睁睁看着绿猫从下水沟钻进了灰色的圈墙……

苏苏并不失望，他背着书包蛮有耐心地在大院里转，一眨不眨地瞪着黑眼珠搜寻每一个角落。突然，他看见花池子后面闪出一团绿光，便一气猛追，一直追到楼后面冬天烧暖气的锅炉房。那儿长满了草。绿猫钻进了一段长长的废铁管。哈！没有出口，铁管的那一头是向上弯曲的，这回它可跑不出去了！苏苏趴在地上，用土块

砍，用小木棍捅，都够不着……

空中响起了嘹亮悦耳的鸽子哨声，一群灰白的鸽子悠闲地在楼顶盘旋。苏苏猛然想起下午还有课，要迟到了。他慌忙用砖头，干树枝把洞口塞上，直到堵得严严的，才带着满身的泥汗，跑出了大院。

绿猫，全身都是绿的，多奇怪。牙齿呢？舌头呢？是什么颜色，可惜没有看清。苏苏坐在位子上，如痴如梦地想着，他眼前也仿佛是绿晃晃的一片。

“哎！发什么呆？”前面的赵同回过头用白纸捅他的脑门。啊！发卷子了，是算术测验。苏苏慌忙取出钢笔，不出水，他用舌头舔舔，舌尖变成蓝色的了，一股苦涩味儿。

沙沙的笔尖响。同学们都伏在桌子上用心地写。“咔、咔、咔”。数学老师的高跟鞋敲击水泥地，越来越近。数学老师的脸是鹅蛋形的，有一双大眼睛，笑起来很好看，可惜一看到苏苏，脸就拉长了许多。苏苏赶紧埋下头，鼻梁挤出五道纹，做出一副苦思苦想的样子。

这一节课苏苏过得糊里糊涂，那古怪的绿猫在他的笔尖上晃，在纸头上晃，在他脑瓜里晃。苏苏简直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交卷时，他把卷子悄悄塞进了中间。

课间十分钟，楼道里一片欢闹，快活的笑声、叫喊声融成一片。

苏苏呆在办公室门口，迟疑着，从半开的门缝里清晰地瞥见里面的情景：瘦小的核桃形脸的生物老师靠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地伸着懒腰；数学老师已脱掉了细脚高跟鞋，两只脚架在鞋沿上；苏苏的班主任胖胖的李老师正背对着门，和几个老师聊得津津有味……

“哈！……”突然，办公室荡起一片笑声。

“嘻嘻……”苏苏也齜着牙笑了。原来老师们也和平常人一样爱开玩笑，尽谈有意思的事，苏苏心里沉稳多了。

他响亮地喊了一声“报告”，里面蓦地静了下来，老师们一个个正襟危坐，只有李老师还在笑着。

“啊！苏苏！找我？”数学老师拉长了声音，尾音在空中打了个弯，就像休止符前的颤音。她扬着眉毛看着苏苏，细长的手指敲着桌子上那摞卷子。苏苏没味地咽口吐沫，数学不好，老师对他有成见，每次谈话都是用这个腔调。他偷偷往桌下瞥了一眼，那高跟鞋又套在脚上了。

“我……我找秦老师。”

“找我？”生物老师一愣，眯缝着眼，从眼镜框上面瞥着他。

“想问你个问题。”苏苏恭恭敬敬地走到秦老师旁边。

“好啊！教你两年了，头一次看见你提问题。”生物

老师变得兴高采烈。

“你说，有……有绿猫吗？”苏苏小心翼翼地问。

“什么？”生物老师干瘪的嘴巴一下子僵在那儿，鼻梁上涌起几道皱纹，犹如一个挂在脸上的问号。

“绿色的猫。”苏苏以为老师耳背，又重复了一遍。

没有声音，可苏苏分明看见那下巴上的胡子翘起来了。“开什么玩笑？”从那干瘪的嘴巴里突然暴怒地蹦出一句，吓了苏苏一跳。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还砍了它一书包，骗您我是小狗。”苏苏生怕老师不相信，居然赌咒发誓了。

“我不管你什么绿猫、红猫，以后这样的问题甭来问我。”生物老师不知哪儿来那么大火气。

“苏苏，过来。”数学老师在背后叫他。

苏苏不情愿地转过脸去，垂着眼皮。不用看，数学老师的脸一定又拉得很长。

“几岁啦？”

苏苏知道老师这是在讥笑他，但还是回答了：“十三。”

“都十三啦，还猫啦狗啦的，你怎么不想想学习呀？”她从桌上的一摞卷子里抽出一张，“你看看，你答的这叫什么！”她又转过脸，冲其他老师说：“我真不明白，有些学生就是这样，该想的一样不想，不该想的装得满脑

子都是!”

“可不是。”别的老师连忙搭腔，“几个字母都记不住，电影里坏蛋说的话背得滚瓜烂熟，简直是出口成章……”屋里的人有的摇头叹气，有的发点议论。苏苏站在那里难堪极了，他后悔不该进办公室，不该来提这个问题。

苏苏正尴尬地想离开办公室，数学老师叫住了他：“放学以后，留下来，我给你补课。”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明明白白，轻脆的女高音。

苏苏垂头丧气地回教室去上课，他沿着走廊慢腾腾地走着，嘴唇撅得高高的，能挂上个油瓶子。忽然，一只软乎乎的手拍在他肩上，“怎么，生气啦！”班主任李老師正笑咪咪地望着他。

苏苏没吭声。

“其实，老师们都是为你好，你看数学老师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给你补课。”

“这我知道。”苏苏不乐意地嘟嘟囔囔，“可是，今天我有要紧的事，您知道，中午在路上，我……”

“我知道，”李老師打断了他的话，“在路上，你准是把书包顶在头上或挎在脖子上，东张西望，脚也没老实，一边走一边拿什么纸盒子当球踢，对吧！”李老師亲切地拍了他脑勺一下。

苏苏不好意思地笑了。李老师态度和蔼，不厉害，对他那么熟悉，那么了解。他挺起胸，仰起脸，带劲地说：“对，我就是踢塑料杯的时候，看见那只绿猫的。我一追……”

“我知道，我知道。”李老师摆着手，连连点着头，表示心领神会，“逮猫是挺好玩，可是……”

“这是只绿猫！”苏苏着急地打断老师的话。

“你听我说，”李老师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去年暑假，咱们班李芳全家去杭州。杭州多好玩，谁不想去呀，可她一个人偏偏留下来复习功课，为什么？锻炼自己的意志。每个人都有许多感兴趣的事，周围有许多新奇的东西吸引着你，就看你能不能坐得住，好样的能始终目标专一，就是旁边响个地雷，也能一动不动。”李老师对自己这个幽默的比喻十分满意，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苏苏只是随着咧咧嘴。他觉得一点儿也不可乐。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李老师看了看手表。

“没……没有了。”苏苏的声音低得像是蚊子哼哼。其实他有一肚子话，可是……

补完课，苏苏一阵风冲出教室，他急得心里都快燃起火苗来了。补课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数学老师也真绝，偏偏和他过意不去，讲完了，还专门提问他几个问题。

苏苏沿着马路猛跑，书包都在他背后飞起来，路旁

的绿树呼呼地往后闪。他脖颈上湿漉漉的，脑门子腾腾地冒着热气。

他想出好办法了，可以用烟把绿猫熏出来，也可以翘起那一头铁管往里灌水……他一边想着，飞快地往前跑。

楼后面静悄悄的，没有猫叫声，树枝和砖头都被掏出来了，散在地上。苏苏急了，一下子趴在地上。里面空空的，只有铁管的另一头在暮色中调皮地翘着尾巴。

绿猫不见了，他来晚了，苏苏后悔地站在那儿，手使劲攥着书包，攥得手都疼了。他想哭，想吵，想骂，都怪数学老师……

晚饭苏苏吃得很少，红黄配在一起，色泽鲜艳的西红柿炒鸡蛋，香喷喷的黄花鱼，他没吃上几口就撂下了筷子。

“你病了？”妈妈疼爱地摸摸他的头。

苏苏摇摇脑袋，闷闷不乐地望着窗外。凉台上摆满了花盆，月季、海棠、含笑、米兰，一种不知名目的翠绿藤蔓贴墙盘卷，通红的小花正迎空怒放，从窗隙里飘来缕缕清香。他呆呆地望着，望着。

“你的头好像有点热。”妈妈的手从苏苏的脑门上挪开。

“我去拿体温表。”妈妈显出焦急的表情，匆匆到里

屋去拿体温表了。

“苏苏，把你的作业本拿来。”靠在藤椅上的爸爸放下了报纸。

妈妈忙着把体温表放在苏苏的腋下，那边爸爸认真地一页一页地翻看作业。

苏苏终于憋不住了，话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绿猫！”

“猫还有绿的？”妈妈一边漫不经心地自言自语，一边仔细地对着灯看体温表，“还好，三十七度，不烧。”她脸上皱纹舒展开来，显出轻松的样子。

爸爸眼睛还盯在本子上，嘴巴动也没动，似乎什么也没听见。

“爸爸！今天，我看见一只绿猫。”苏苏提高了嗓门。

“绿猫！唔！”爸爸皱着眉，用手指敲着本子，“我跟你说过几次，错的地方一定要贴上一块纸重新写，可你总用橡皮沾唾沫……”

“这我一定改。”苏苏几乎委屈得要哭出来，他用大得几乎连自己都吃惊的声音喊：“您听我说，今天我看见一只绿猫！”

爸爸妈妈被他的举止惊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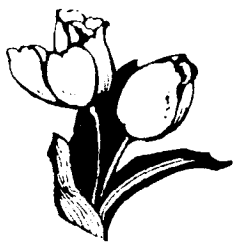
苏苏一口气把憋了一天的话都讲了出来，特别讲了数学老师怎么成心和他作对。

“老师是对的，难道老师能放弃补课去跟你逮猫？那岂不成了笑话！”

“可那是只绿猫呀！”

“就算是绿猫吧，也没什么了不起，说不定是哪个调皮鬼给染的！小孩子还能有什么大事情？”爸爸一边说着，一边撂下本子到凉台上浇花去了。

儿子没病，妈妈也轻松地哼着歌子到卫生间洗脸去了。屋里只剩下苏苏一个人，他感到特别委屈，特别愤愤不平，为什么大人的事叫事，而孩子的事就不叫事？大人有什么兴趣爱好都行，唯独自己不该有？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他恨不得哇哇大哭一场，但是他没有哭，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心里突然做了一个连自己也感觉意外的决定——明天就去找，即使旷课一天，也要找到那只绿猫。



勿忘我

月台上，嘈杂，喧闹。

我们几个人快活地往车上挤。虽然火车票上都有座位号，但我们喜欢这样。一想到有那么短暂的几天，可以离开让人精神紧张的教室、板着面孔的老师、喋喋不休絮叨的父母，我们开心极了。

吵吵嚷嚷地挤上车，抢行李架上的好位置，放好旅行包，把食品袋、茶水、饭盒放了满满一桌子。然后我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胡侃乱侃。

“老师说我的眼睛特黑，特佐罗！”张放煞有介事。

“我们楼旁边那修车的老头，改理发了，还挺赶新潮，在剃头挑子上面写着‘板寸’，嘿！特火！”

“我表弟他们班的校服才棒呢？整个一色白文化衫，上面全写着字，什么‘别理我，我烦’，‘我真累’……”

我们瞎说八道，说得我们自己都绝不相信。我们不怕别人嘲笑，因为这一车厢大多是我们这么大的初中生，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互不认识，都是去海滨参加夏令营

的。也都喜欢这么疯。

我坐在靠车窗的位子上，讲我们地理老师的笑话：“我们的老师叫涂颐典，他的头发全脱落了，脑袋亮亮的。我们都说，这老师的名字，用词不当，明明全秃了，怎么是‘秃一点’呢？”

正讲得得意洋洋，猛然感觉下面有些异样，两只光滑的脚丫落在我的脚背上，还在上面轻轻地蹭了几下，我怔住了。

“对不起，我踩着你了。”我对面传来一个轻轻的声音，是个挺漂亮的女孩，“请帮我找一下鞋子好吗？”她又十分客气地说。

周围的人看着我们。女孩光着脚，她的鞋子不知在什么地方。也许是我刚才讲得太冲动，指手画脚地乱划拉，把她的凉鞋划一边去了；也许是她踩着座椅往行李架上放东西，脱鞋时乱甩的，反正她的鞋子确实是离她的脚挺远，跑到位子的另一边去了。

“谢谢你啦！”她眯缝着眼睛微微笑着说，好像我肯定会为她找鞋子似的。“自己的鞋子让别人找，好意思吗？”我一边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着，一边低下身去，把鞋子从椅子下面掏出来递给她。

我发现我干了一件大蠢事。张放、刘鹏、王大力他们几个正开心地抿着嘴望着我，刘鹏还别有用心地向我